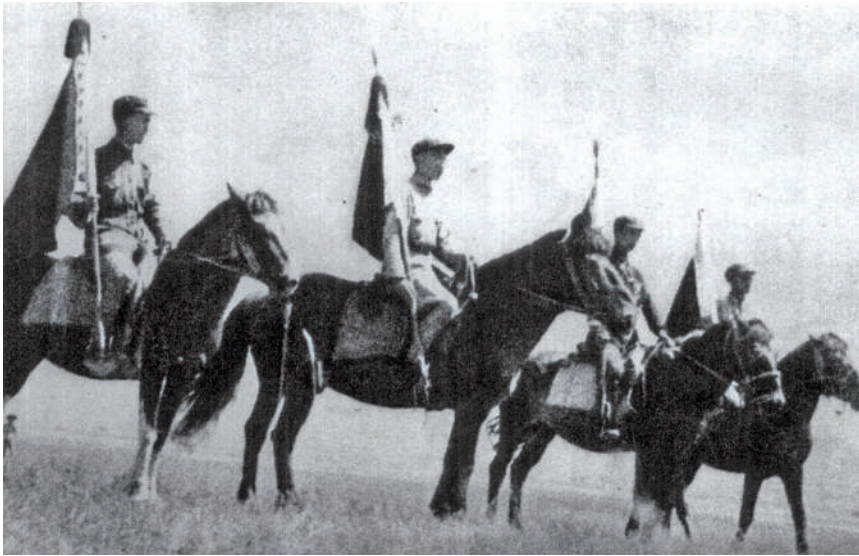


长征路上的“特殊战友”——

马蹄声声向前方

■尹斐斐



埃德加·斯诺拍摄的红5军团骑兵。

资料照片

过江。

然而，军委纵队因辎重过多，每天只前进二三十公里，致使湘江两岸的部队只能与兵力占优的敌军展开恶战，伤亡较大。在这关键时刻，红8军团接到紧急命令，要求部队立即改道水车地区。军情十万火急，红8军团甚至来不及对部队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，便匆匆启程。在摆脱敌军后，莫文骅带领部队继续追赶红9军团。次日凌晨，莫文骅一行人走到一片开阔的平坝边缘，看到坝子里驻扎着大批宿营的部队，但因光线昏暗，无法判断是敌是友。

此时，不远处的马群里传来几声熟悉的嘶鸣。莫文骅循声定睛辨认，发出嘶鸣的正是刘少奇送他的那匹老黄马。正如刘少奇所说，这匹老马认路识途、记性极好，即便在乱军中走散，也能循着大部队的行进轨迹找到这里。莫文骅立刻据此判定前方宿营的是红军自己的队伍，悬着的心落了地。一行人终于追上大部队，并在当天顺利渡过湘江，突破了国民党军苦心构筑的第四道封锁线。

人马同过金沙江

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面貌一新。部队从四渡赤水到佯攻息烽，全程牵着敌人的鼻子走；待到进逼贵阳之时，更是让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惶恐

万分，急调多支部队增援。随着敌军主力被大部东调，云南境内出现毛泽东同志预判的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”的有利情况。红军随即挥师疾进云南，一举占领马龙、直逼昆明城下，吸引滇军主力回调。在多支敌军部队向昆明集中的同时，金沙江畔的防御力量进一步削弱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决心北渡金沙江，彻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

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，在流经川滇边界的河段，水流湍急、无法徒步涉渡，仅能依靠架设浮桥或搭乘小船完成渡江。按照既定部署，红军兵分三路，分别从龙街渡、洪门渡、皎平渡乘船渡江。但原定奔赴龙街渡、洪门渡的两个军团，因架桥失败、船只较少等原因，最终只能转往皎平渡渡江，两万余人的队伍齐聚金沙江畔，渡江难度远超预期。

为提高抢渡效率，先期到达的刘伯承在江边设了渡河司令部，并制定渡河守则，严明了纪律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等人也在到达后直接参与渡河指挥。当时，不仅红军指战员要渡过金沙江，随行的大批战马也必须同步过江，这些马匹是保障后续行军作战的关键物资。负责统筹战马渡江的后勤部门，吸取了此前过湘江时大量骡马被激流卷走的惨痛教训，摸索出“人乘船、马涉水，人在前引马走，马在旁随船行”的新办法。

渡江前，饲养员先卸下马鞍，最大程度减轻马匹的负重。渡江过程中，饲养员稳坐船尾，攥紧缰绳牵引马匹步入江中。遇到不肯下水的马匹，就由两名战士架起两根毛竹，分别抵住马的两侧大腿，前拉后推引导马匹进入江水。待马匹四肢完全脱离江底，便会跟着船只的航向游向对岸。此外，为了让马匹提

“击中要核”奖旗——

“虎口拔牙”破敌中枢

■邵继腾 崔涵智

绕，河水深约80厘米，人员可徒步涉渡，河道的渡河点上还架设有一座便桥。在东北野战军部队抵达前，国民党军已在这几处高地上昼夜加修防御工事，妄图依托地形屏障保障自身指挥机构安全。

第3纵队第7师第21团3营受领任务后，即刻向胡家窝棚方向疾速开进。当部队进至距胡家窝棚仅2公里的四间房以东区域时，从当地群众口中获悉关键情报：胡家窝棚村内敌军小汽车密集、电话线密布，往来人员多携带短枪，另有大量汽车、大炮与辎重马车正沿河道移动。带队指挥3营行动的第21团副团长徐锐据此判断，村内大概率是敌军高级指挥机关，正组织部队准备撤退。确认这一关键敌情后，徐锐与3营指挥员迅速统一作战决心，决定不等待主力部队抵达，不惜一切代价发起追击，全速穿插至胡家窝棚，打乱敌军指挥体系，为我主力后续围歼全部敌军创造有利条件。

26日晨，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第21团3营发起进攻，首先夺取胡家窝棚北山高地，随即以8连2排直插胡家窝棚东侧，牢牢控制住渡河点，打乱了敌军防御部署，切断了敌人向东逃窜的退路。该排顺势攻占敌军重炮阵地，打垮当面的敌重炮营，同时拦截并击毁

敌兵团电台指挥车，直接导致廖耀湘兵团指挥部的加密通讯信号中断。廖耀湘被迫改用明码电报联络指挥，其兵力部署完全暴露，为我军后续迅速围歼整个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极为关键的有利条件。河东方向的敌军见状，紧急纠集约两个营兵力向2排阵地发起疯狂反扑。2排官兵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，依托村内独立家屋与村边集团坟地顽强截击、浴血奋战，最终因敌众我寡，大部壮烈牺牲。但他们以血肉之躯死死拖住了反扑的敌军，为3营主力巩固既得阵地、扩大战果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
8时许，3营大胆穿插，攻取了胡家窝棚村西北小高地。8连3排顺势攻占核心制高点65高地，彻底将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完全暴露在我军火力覆盖之下。此后，胡家窝棚村内的守敌依托工事疯狂反扑，敌我双方围绕村落周边的几处高地展开拉锯争夺。8连3排在65高地顽强据守，全排官兵接连负伤牺牲，最后阵地上仅剩一名战士，仍牢牢钉在阵地上半步不退。战至10时许，7连1、2排在营属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下，迅速攻克胡家窝棚西北、西南两处无名高地。当面的国民党残军见势不妙，仓皇向村内四散溃逃。11时许，3营在友邻部队第3纵队第9师第25团1营的火力掩护下，向村内残敌发起冲击。7连



烽火中的红色报刊

1940年10月，八路军第5纵队南下部队与北上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，在江苏盐城与东台交界的白驹镇胜利会师。此次会师打通了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联系，华中敌后抗战自此打开新局面。同年12月，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、推进根据地建设，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《江淮日报》在江苏盐城正式创刊，刘少奇兼任社长，王南西任副社长兼总编辑。翌年5月，《江淮日报》随中原局改组为华中局机关报，这也是继延安《新华日报》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后，党领导创办的第三张大中型日报。

《江淮日报》的创刊词由陈毅草拟，后经刘少奇等讨论定稿。创刊词开宗明义，宣告《江淮日报》既是党报，又是华中的喉舌，是党联系广大群众、建设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有力的宣传工具。在出版过程中，《江淮日报》始终遵循既定办报方针，兼具鲜明的战斗性、党性与人民性，成为刺向敌伪顽的舆论利刃。报纸初为铅印4开2版，1941年6月1日扩为4开4版；初期发行量4000份，最多达1.5万份，发行覆盖广泛，还与其他地区报刊开展交流，获得各界读者好评。

创刊伊始，《江淮日报》便肩负起华中敌后舆论斗争的重任。皖南事变发生后，《江淮日报》第一时间投入舆论反击，于1941年初发表《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的真相》《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》等文章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、制造分裂的罪行，阐明我党我军的立场与主张，在舆论战场上打响针锋相对的反击战。面对华中腹地出现的投敌叛变逆流，报纸笔锋直指叛国行径，有力震慑投降势力。报纸还详细报道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的经过，积极宣传华中各地军民对日伪的武装斗争，同时坚决揭露驳斥敌伪的反共宣传，鼓舞军民抗战士气。依托中华邮政在敌占区、国统区及各根据地间的通邮渠道，报纸不仅覆盖华中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，还通过秘密渠道传入上海、南京等沦陷区与大后方重庆，远及香港及东南亚华侨社群，让华中抗战的声音如同一把利刃突破重封锁。

在聚焦军事斗争宣传的同时，战火中的《江淮日报》始终扎根根据地建设，将党的声音送进千家万户。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，报纸每日刊登延安电讯，让根据地军民第一时间掌握党中央的最新方针与全国抗战态势，同时对根据地的各项政治活动进行全程跟进报

《尉缭子》——

义战必胜，制必先定

■熊剑平



中华兵典

《尉缭子》是战国军事家尉缭所著的兵书，现存5卷24篇。该书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初被著录为杂家类典籍，后被编入《武经七书》，正式划归兵家序列。就内容而言，《尉缭子》广泛吸纳儒、道、法诸家思想精华，形成兼容并包的理论特质，跳出了就兵言兵的局限，系统梳理政治、经济与军事的内在关联，彰显朴素唯物论思想，在中华兵学经典谱系中独树一帜。

关于战争性质的界定，《尉缭子》将战争区分为“挟义而战”的正义战争和“争私结怨”的非正义战争，并明确反对非正义战争。《尉缭子》认为，战争的发起，或是战争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，都是为了铲除种种“不义”现象，即“兵者，所以诛暴乱、禁不义也”。

春秋战国时期战事不断，卜筮仍是当时预判战争吉凶的常用方式。《尉缭子·天官》中，尉缭通过比对各种影响因素，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是“人事”，而非天官星象、时日宜忌。他认为军事靠人的智慧主导，唯有务实谋划才能掌控战局，提出行事要脱离虚浮迷信、立足自身力量。这一观点破除了先秦兵学的迷信局限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，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。

尉缭在《战权》《攻权》《守权》《战威》诸篇中，围绕兵家制胜之道展开系统论述。其中，《战权》篇集中阐发先发制人、出敌不意、速战速决等临机制胜的作战权谋，更明确提出用兵的最高追求是“敌国可不战而服”，这一理念与《孙子兵法》的“不战而胜”内核相近。

《尉缭子》在治军上主张“制必先定”，将制度建设视为整肃军队的首要前提。全书后半部分以大量篇幅，记载了从将帅任免、军队编制，到军需供给、

《江淮日报》—— 华中敌后的舆论利刃

■杨润鑫 张育豪

道。此外，各县区乡政权人员任免、文教卫生推进、拥军支前、救国公粮征收、救灾赈济、惩治汉奸等民生治安工作，也都在版面上得到充分呈现。在统一战线宣传层面，报纸还详细报道刘少奇、陈毅等与地方开明士绅的交往互动，展现我党团结抗战的诚意，凝聚起各阶层共同抗日的力量。

1941年7月，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，沿线集镇与交通要道相继被敌占领，敌后斗争形势急转直下。为掩护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隐蔽转移，刘少奇、陈毅当机立断，作出“偃旗息鼓，暂且停办”的指示。7月22日，《江淮日报》正式停刊。停刊后，报社骨干一部分进入军部编辑电讯报，一部分转入盐阜区党委筹办《盐阜大众报》，最终孕育出延续至今的《盐阜大众报》。这把在华中敌后烽火中锻造出来的舆论利刃，虽然公开出版的时间不到一年，却以贯穿全程的炽烈战斗历程，在党的抗战新闻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。



“击中要核”奖旗。 资料照片

辽沈战役纪念馆内，陈列着一面绣有“击中要核”四字的珍贵奖旗。这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第21团3营，在辽西围歼战中一举捣毁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指挥部后，因战功显著受到师部嘉奖而被授予的荣誉奖旗。

1948年10月，东北野战军在攻克锦州后，迅速挥师返回辽西，对国民党军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展开围歼作战。10月25日黄昏，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进抵北镇以东地域，当即命令第7师第21团3营作为前卫部队，要求该部在26日拂晓前抵达黑山胡家窝棚地区，先期完成敌情侦察、阵地构筑等准备工作，待主力部队到达后发起后续战斗。

胡家窝棚位于黑山县东北10公里处，是当地规模较大的村落，村内道路纵横、交通便利。经前沿侦察确认，村庄西侧与北侧分布着三座彼此相连的小高地，其中65高地是区域制高点，可俯瞰控制全村；村庄东侧有东沙河环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

邮政编码：100832

发行电话：(010)68525572

每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

全年定价150元

零售每份0.57元

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（地址同社址）